

· 世界文学名著 ·



名人传

The Biography of Celebrity



(法) 罗曼·罗兰 著

傅 雷 译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 世界文学名著 ·

名人传

The Biography of Celebrity



(法) 罗曼·罗兰 著

傅 雷 译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 沈 阳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名人传 / (法) 罗曼·罗兰著; 傅雷译.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7.6 (2017.8重印)
ISBN 978-7-5313-5235-8

I. ①名… II. ①罗… ②傅… III. ①贝多芬 (Beethoven, Ludwig Van 1770-1827) — 传记 ②米开朗琪罗 (Michelangelo, Buonarroti 1475-1564) — 传记 ③托尔斯泰 (Tolstoy, Leo Nikolayevich 1828-1910) — 传记 IV. ①K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82324号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http://www.chunfengwenyi.com>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 110003
鞍山市春阳美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选题策划: 单瑛琪	责任编辑: 张玉虹 姚宏越
媒体联络: 刘 维	统筹发行: 郝庆春
团 购: 刘静波	印制统筹: 刘 成
责任校对: 潘晓春	封面设计: Amber Design 琥珀视觉
版式设计: 杜 江	幅面尺寸: 145mm × 210mm
字 数: 193千字	印 张: 8.125
版 次: 2017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8月第2次
书 号: ISBN 978-7-5313-5235-8	
定 价: 30.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24-23284384

目 录

贝多芬传	001
米开朗琪罗传	031
导言	033
上编 战斗	
一 力	045
二 力的崩裂	063
三 绝望	075
下编 舍弃	
一 爱情	089
二 信心	108
三 孤独	122
尾声	
死	131
这便是神圣的痛苦生涯	135
托尔斯泰传	
“最近消失的光明”	139
我的童年、《高加索纪事》《哥萨克》	142
《塞瓦斯托波尔纪事》《三个死者》	160

《夫妇间的幸福》	172
《安娜小史》《战争与和平》	175
《忏悔录》与宗教狂乱	187
《社会的烦虑》《我们应当做什么?》《我信仰的寄托》	195
《艺术论》	203
《通俗故事》《黑暗的力量》《伊万·伊里奇之死》	
《克勒策奏鸣曲》	213
《复活》	225
托尔斯泰的社会思想	230
“他的面目确定了”	239
“战斗告終了”	249

贝多芬传

BEIDUOFEN ZHUAN

竭力为善，爱自由甚于一切，即使为了王座，也永勿
欺妄真理。

——贝多芬

（一七九二年手册）

他短小臃肿，外表结实，生就运动家般的骨骼。一张土红色的宽大的脸，到晚年皮肤才变得病态而显得黄黄的，尤其是冬天，当他关在室内远离田野的时候。额角隆起，宽广无比。乌黑的头发，异乎寻常的浓密，好似梳子从未在上面光顾过，到处逆立，赛似“梅杜萨头上的乱蛇”。眼中燃烧着一股奇异的威力，使所有见到他的人为之震慑；但大多数人不能分辨它们微妙的差别。因为在褐色而悲壮的脸上，这双眼睛射出一道粗野的光，所以大家总以为是黑的，其实却是灰蓝的，平时又细小又深陷，兴奋或愤怒的时候才睁开来，在眼眶中旋转，那才奇妙地反映出它们真正的思想。他往往用忧郁的目光向天凝视。宽大的鼻子又短又方，竟是狮子的相貌。一张细腻的嘴巴，但下唇常有比上唇前突的倾向。牙床结实得厉害，似乎可以嗑破核桃。左边的下巴有一个深陷的小窝，使他的脸显得古怪

地不对称。据莫舍勒斯说，“他的微笑是很美的，谈话之间有一副往往可爱而令人高兴的神气。但另一方面，他的笑却是不愉快的，粗野的，难看的，并且为时很短”——那是一个不惯于欢笑的人的笑。他通常的表情是忧郁的，显示出“一种无可疗治的哀伤”。一八二五年，雷斯塔伯说看见“他温柔的眼睛里蕴藏有极其剧烈的痛苦”时，他需要竭尽全力才能止住眼泪。一年以后，布劳恩·冯·布劳恩塔尔在一家酒店里遇见他，坐在一隅抽着一支长烟斗，闭着眼睛，那是他临死以前养成的习惯。一个朋友向他说话。他悲哀地微笑，从袋里掏出一本小小的谈话手册；然后用着聒人惯有的尖锐的声音，让人家把要说的话写下来。——他的脸色时常变化，或是在钢琴上被人无意中撞见的时候，或是突然有所感应的时候，有时甚至在街上，使路人大为吃惊。“脸上的肌肉突然隆起，血管膨胀；粗野的眼睛变得加倍可怕；嘴巴发抖；仿佛一个魔术师召来了妖魔而反被妖魔制伏一般”，那是莎士比亚式的面目。尤利乌斯·贝内迪克特说他无异于“李尔王”。

路德维希·凡·贝多芬，一七七〇年十二月十六日生于科隆附近的波恩，降生在一所破旧屋子的阁楼上。他的出身是佛兰芒族。父亲是一个不聪明而酗酒的男高音歌手。母亲是女仆，一个厨子的女儿，初嫁男仆，夫死再嫁贝多芬的父亲。

艰苦的童年，不像莫扎特般享受过家庭的温情。一开始，人生于他就显得是一场悲惨而残暴的斗争。父亲想开拓他的音乐天分，把他当作神童一般炫耀。四岁时，他就被整天地钉在洋琴前面，或和一架提琴一起关在家里，几乎被繁重的工作压死。他的不至于永

远厌恶这艺术总算是万幸的了。父亲不得不用暴力来迫使贝多芬学习。他少年时代就得操心经济问题，谋划如何赚取每日的面包，那是来得过早的重任。十一岁，他加入戏院乐队；十三岁，他当大风琴手。一七八七年，他失去了他热爱的母亲。“她对我那么仁慈，那么值得爱戴，我的最好的朋友！噢！当我能叫出母亲这甜蜜的名字而她能听见的时候，谁又比我更幸福？”她是得肺病死的；贝多芬自以为也染着同样的病症；他已常常感到痛楚，再加上比病魔更残酷的忧郁。十七岁，他做了一家之主，担负着两个兄弟的教育之责；他不得不羞惭地要求父亲退休，因为他酗酒，不能主持门户：人家恐怕他浪费，把养老俸交给儿子收领。这些可悲的事实在他心上留下了深刻的创痕。他在波恩的一个家庭里找到了一个亲切的依傍，便是他终身珍视的布罗伊宁一家。可爱的埃莱奥诺雷·特·布罗伊宁比他小两岁。他教她音乐，领她走上诗歌的路。她是他的童年伴侣；也许他们之间曾有相当温柔的情愫。后来埃莱奥诺雷嫁了韦格勒医生，他也成为贝多芬的知己之一；直到最后，他们之间一直保持着恬静的友谊，那是从韦格勒、埃莱奥诺雷和贝多芬彼此的书信中可以看到的。当三个人到了老年的时候，情谊格外动人，而心灵的年轻却又不减当年。

贝多芬的童年尽管如是悲惨，他对这个时代和度过这时代的地方，永远保持着一种温柔而凄凉的回忆。不得不开波恩，几乎终身都住在轻佻的都城维也纳及其惨淡的近郊，他却从没忘记莱茵河畔的故乡，庄严的带有父性的大河，像他所称的“我们的父亲莱茵”；的确，它是那样生动，几乎富有人性似的，仿佛一颗巨大的灵魂，无数的思想与力量在其中流过；而且莱茵河流域中也没有一个

地方比细腻的波恩更美、更雄壮、更温柔的了，它的浓荫密布、鲜花满地的坂坡，受着河流的冲击与抚爱。在此，贝多芬消磨了他最初的二十年；在此，形成了他少年心中的梦境——慵懒地拂着水面的草原上，雾气笼罩着的白杨，丛密的矮树，细柳和果树，把根须浸在静寂而湍急的水流里，还有村落、教堂、墓园，懒洋洋地睁着好奇的眼睛俯视两岸；远远的，蓝色的七峰在天空画出严峻的侧影，上面矗立着废弃的古堡，显出一些瘦削而古怪的轮廓。他的心对于这个乡土是永久忠诚的；直到生命的终了，他老是想再见故园一面而不能如愿。“我的家乡，我出生的美丽的地方，在我眼前始终是那样美，那样明亮，和我离开它时毫无两样。”

大革命爆发了，席卷全欧，占据了贝多芬的心。波恩大学是新思想的集中点。一七八九年五月十四日，贝多芬报名入学，听有名的厄洛热·施奈德讲德国文学，他是未来的下莱茵州的检察官。当波恩得悉巴士底狱被攻陷时，施奈德在讲坛上朗诵一首慷慨激昂的诗，鼓起了学生们如醉如狂的热情。次年，他又刊行了一部革命诗集。在预约者的名单中，我们可以看到贝多芬和布罗伊宁的名字。

一七九二年十一月，正当战事蔓延到波恩时，贝多芬离开了故乡，住到德意志的音乐首都维也纳去。路上他遇见开向法国的黑森军队。无疑的是，他受着爱国情绪的鼓动，在一七九六与一七九七两年内，他把弗里贝格的战争诗谱成音乐：一阕是《行军曲》；一阕是《我们是伟大的德意志民族》。但他尽管讴歌大革命的敌人也是徒然：大革命已征服了世界，征服了贝多芬。从一七九八年起，虽然奥国和法国的关系很紧张，贝多芬仍和法国人有亲密的往来，和使馆方面，

和才到维也纳的贝尔纳多德。在那些谈话里，他的拥护共和的思想愈加坚定，在他以后的生活中，我们更可看到这股情绪的有力发展。

这时代施泰因豪泽替他画的肖像，把他当时的面目表现得相当准确。这一幅像之于贝多芬以后的肖像，无异介朗的拿破仑肖像之于别的拿破仑像，那张严峻的脸，活现出波拿巴充满着野心的火焰。贝多芬在画上显得很年轻，似乎不到他的年纪，瘦削的，笔直的，高领使他头颈僵直，一副睥睨一切和紧张的目光。他知道他的意志所在；他相信自己的力量。一七九六年，他在笔记簿上写道：“勇敢啊！虽然身体不行，我的天才终究会获胜……二十五岁！不是已经来临了吗？……就在这一年，整个才华应当显示出来了。”特·伯恩哈德夫人和葛林克说他很高傲，举止粗野，神态抑郁，带着非常浓重的内地口音。但他藏在这骄傲的笨拙之下的慈悲，唯有几个亲密的朋友知道。他写信给韦格勒叙述他的成功时，第一个念头是：“譬如我看见一个朋友陷于窘境：倘若我的钱袋不够帮助他时，我只消坐在书桌前面；顷刻之间便解决了他的困难……你瞧这多美妙。”随后他又道：“我的艺术应当使可怜的人得益。”

然而痛苦已在叩门，它一朝住在他身上之后永远不再退隐。一七九六年至一八〇〇年，耳聋已开始它的酷刑。耳朵日夜作响；内脏也受着剧烈的痛楚折磨。听觉越来越衰退。在好几年中，他瞒着人家，连对最心爱的朋友们也不说；他避免与人见面，使他的残疾不致被人发现；他独自守着这可怕的秘密。但到一八〇一年，他不能再缄默了。他绝望地告诉两个朋友——韦格勒医生和阿门达牧师：“我的亲爱的、我的善良的、我的恳挚的阿门达……我多希望你能常在我身旁！你的贝多芬真是可怜已极。得知道我的最高贵的一

部分，我的听觉，大大地衰退了。当我们同在一起时，我已觉得许多病象，我瞒着；但从此越来越恶劣……还会痊愈吗？我当然如此希望，可是非常渺茫；这一类的病是无药可治的。我得过着凄凉的生活，避免我心爱的一切人物，尤其是在这个如此可怜、如此自私的世界上！……我不得不在伤心的隐忍中找栖身！固然我曾发誓要超临这些祸害；但又如何可能？……”

他写信给韦格勒时说：“我过着一种悲惨的生活。两年以来我躲避着一切交际，因为我不可能与人说话：我聋了。要是我干着别的职业，也许还可以；但在我的行当里！这是可怕的遭遇啊。我的敌人们又将怎么说，他们的数目又是相当可观！……在戏院里，我得坐在贴近乐队的地方，才能懂得演员的说话。我听不见乐器和歌唱的高音，假如我的座位稍远的话。……人家柔和地说话时，我勉强听到一些，人家高声叫喊时，我简直痛苦难忍……我时常诅咒我的生命……普卢塔克教我学习隐忍。我却愿和我的命运挑战，只要可能；但有些时候，我竟是上帝最可怜的造物……隐忍！多伤心的避难所！然而这是我唯一的出路！”

这种悲剧式的愁苦，在当时一部分的作品里有所表现，例如作品第十三号的《悲怆奏鸣曲》（一七九九年），尤其是作品第一号（一七九八年）之三的奏鸣曲中的广板。奇怪的是并非所有的作品都带忧郁的情绪，还有许多乐曲，如欢悦的《七重奏》（一八〇〇年），明澈如水的《第一交响曲》（一八〇〇年），都反映着一种青年人的天真。无疑的，要使心灵惯于愁苦也得相当的时间。它是那样地需要欢乐，当它实际没有欢乐时就自己来创造。当“现在”太残酷时，它就在“过去”中生活。往昔美妙的岁月，一下子是消灭不

了的；它们不复存在时，光芒还会悠久地照耀。独自一人在维也纳遭难的时光，贝多芬便隐遁在故园的忆念里；那时代他的思想都印着这种痕迹。《七重奏》内以变奏曲出现的行板的主题，便是一支莱茵的歌谣。《第一交响曲》也是一件颂赞莱茵的作品，是青年人对着梦境微笑的诗歌。它是快乐的，慵懒的；其中有取悦于人的欲念和希望。但在某些段落内，在引子里，在低音乐器的明暗的对照里，在神圣的谐谑曲里，我们何等感动地，在青春的脸上看到未来的天才的目光。那是波提切利在《圣家庭》中所画的幼婴的眼睛，其中已可窥到他未来的悲剧。

在这些肉体的痛苦之上，再加另外一种痛苦。韦格勒说他从没见过贝多芬不抱着一股剧烈的热情。这些爱情似乎永远是非常纯洁的。热情与欢娱之间毫无连带关系。现代的人们把这两者混为一谈，实在是他们全不知道何谓热情，也不知道热情之如何难得。贝多芬的心灵里多少有些清教徒气息；粗野的谈吐与思想，他是厌恶的；他对于爱情的神圣抱着毫无凭借的观念。据说他不能原谅莫扎特，因为他不惜屈辱自己的天才去写《唐璜》。他的密友申德勒确言“他一生保着童贞，从未有何缺德需要忏悔”。这样的一个人是生来受爱情的欺骗，做爱情的牺牲品的。他的确如此。他不断地钟情，如醉如狂般颠倒，他不断地梦想着幸福，然而立刻幻灭，随后是悲苦的煎熬。贝多芬最丰满的灵感，就当在这种时而热爱、时而骄傲地反抗的轮回中去探寻根源；直到相当的年龄，他的激昂的性格，才在凄惻的隐忍中趋于平静。

一八〇一年时，他钟情的对象是朱丽埃塔·圭恰迪妮，为他题赠那著名的作品第二十七号之二的《月光奏鸣曲》（一八〇二年）而

知名于世的。他写信给韦格勒说：“现在我生活比较甜美，和人家来往也较多了些……这变化是一个亲爱的姑娘的魅力促成的；她爱我，我也爱她。这是两年来我初次遇到的幸运的日子。”可是他为此付出了很高的代价。第一，这段爱情使他格外感到自己的残疾，境况的艰难，使他无法娶他所爱的人。其次，圭恰迪妮是风骚的、稚气的、自私的，使贝多芬苦恼；一八〇三年十一月，她嫁了加伦贝格伯爵。——这样的热情是摧残心灵的；而像贝多芬那样，心灵已因疾病而变得虚弱的时候，狂乱的情绪更有把它完全毁灭的危险。他一生就只是这一次，似乎到了颠蹶的关头；他经历着一个绝望的苦闷时期，只消读他那时写给兄弟卡尔与约翰的遗嘱便可知道，遗嘱上注明“等我死后开拆”。这是惨痛至极的呼声，也是反抗的呼声。我们听着不由得充满着怜悯，他差不多要结束他的生命了。就只靠着他坚强的道德情操才把他止住。他对病愈的最后的希望没有了。“连一向支持我的卓绝的勇气也消失了。噢，神！给我一天真正的欢乐吧，就是一天也好！我没有听到欢乐的深远的声音已经多久！什么时候，噢！我的上帝，什么时候我再能和它相遇？……永远不？——不，——不，这太残酷了！”

这是临终的哀诉，可是贝多芬还活了二十五年。他的刚毅的天性不能遇到磨难就屈服。“我的体力和智力突飞猛进……我的青春，是的，我感到我的青春不过才开始。我窥见我不能加以肯定的目标，我每天都迫近它一些。……噢！如果我摆脱了这疾病，我将拥抱世界！……一些休息都没有！除了睡眠以外我不知还有什么休息；而可怜我对于睡眠不得不花费比从前更多的时间。但愿我能在疾病中解放出一半：那时候！……不，我受不了。我要扼住命运的

咽喉。它决不能使我完全屈服……噢！能把人生活上千百次，真是多美！”

这爱情，这痛苦，这意志，这时而颓丧时而骄傲的转换，这些内心的悲剧，都反映在一八〇二年的大作品里：附有葬礼进行曲的奏鸣曲（作品第二十六号）；俗称为《月光曲》的《幻想奏鸣曲》（作品第二十七号之二）；作品第三十一号之二的奏鸣曲——其中戏剧式的吟诵体恍如一场伟大而凄婉的独白；题献亚历山大皇的提琴奏鸣曲（作品第三十号）；《克勒策奏鸣曲》（作品第四十七号）；依着格勒特的词句所谱的六支悲壮惨痛的宗教歌（作品第四十八号）。至于一八〇三年的《第二交响曲》，却反映着他年少气盛的情爱；显然是他的意志占了优势。一种无可抵抗的力把忧郁的思想一扫而空。生命的沸腾掀起了乐曲的终局。贝多芬渴望幸福；不肯相信他无可救药的灾难；他渴望痊愈，渴望爱情，他充满着希望。

这些作品里有好几部，进行曲和战斗的节奏特别强烈。这在《第二交响曲》的快板与终局内已很显著，但尤其是献给亚历山大皇的奏鸣曲的第一章，更富于英武壮烈的气概。这种音乐所特有的战斗性，令人想起产生它的时代。大革命已经到了维也纳。贝多芬被它煽动了。骑士赛弗里德说：“他在亲密的友人中间，很高兴地谈论政局，用着非常的聪明下判断，目光犀利而且明确。”他所有的同情都倾向于革命党人。在他生命晚期最熟知他的申德勒说：“他爱共和的原则。他主张无限制的自由与民族的独立……他渴望大家协力同心地建立国家的政府……渴望法国实现普选，希望波拿巴建立起这个制度来，替人类的幸福奠定基石。”他仿佛一个革命的古罗马人，

受着普卢塔克的熏陶，梦想着一个英雄的共和国，由胜利之神建立的：而所谓胜利之神便是法国的首席执政；于是他接连写下《英雄交响曲：波拿巴》（一八〇四年），帝国的史诗；和《第五交响曲》（一八〇五——一八〇八年）的终局，光荣的叙事歌。第一阕真正革命的音乐：时代之魂在其中复活了，那么强烈，那么纯洁，因为当代巨大的变故在孤独的巨人心中是显得强烈与纯洁的，这种印象既和现实接触之下也不会减损分毫。贝多芬的作品，似乎都受着这些历史战争的反映。在当时的作品里，到处都有它们的踪影，也许作者自己不曾觉察，在《科里奥兰序曲》（一八〇七年）内，有狂风暴雨在呼啸，《第四四重奏》（作品第十八号）的第一章，和上述的序曲非常相似；《热情奏鸣曲》（作品第五十七号，一八〇四年），俾斯麦曾经说过：“倘我常听到它，我的勇气将永不竭。”还有《哀格蒙特序曲》；甚至《降E大调钢琴协奏曲》（作品第七十三号，一八〇九年），其中炫耀技巧的部分都是壮烈的，仿佛有人马奔突之势。——而这也不足为怪。在贝多芬写作品第二十六号奏鸣曲中的“英雄葬曲”时，比《英雄交响曲》的主人翁更配他讴歌的英雄，霍赫将军，正战死在莱茵河畔，他的纪念像至今屹立在科布伦茨与波恩之间的山冈上——即使当时贝多芬不曾知道这件事，但他在维也纳也已目击两次革命的胜利。一八〇五年十一月，当《菲岱里奥》初次上演时，在座的便有法国军佐。于兰将军，巴士底狱的胜利者，住在洛布科维兹家里，做着贝多芬的朋友兼保护人，接受着他《英雄交响曲》与《第五交响曲》的题赠。一八〇九年五月十日，拿破仑驻节在舍恩布伦。不久，贝多芬便厌恶法国的征略者。但他对于法国人史诗般的狂热，依旧很清楚地感觉到；所以，凡是不能像